

绒塔

小时候,生活相当艰苦,粮食十分有限。为了省钱,麦子、青稞、荞麦不用拿到两三里之外水磨坊,家家户户都备有“绒塔”,三五斤的杂粮在自己家里就能碾磨。

游牧手稿

我是耕种小麦玉米的丹巴的孩子。千禧年,我从丹巴到色达,至今已过二十余载。在色达自我重建之路,回首看,既无来,亦无去。

闲读顿觉诗意生

记得《增广贤文》里有一句话:“有书真富贵,无事小神仙。”这恐怕是对我内心最恰如其分的写照了。因为我平时喜欢读一些“闲书”。



康巴周末

【第946期】

封面

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杨燕 图片总监:廖华云 组版:杨礼

5

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· 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

【人物简介】

岗旺扎西,男,藏族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,甘孜日报社副总编。自文学创作以来,以散文为主的作品刊发于《章恰尔》《西藏文艺》《藏地阳光》《岗尖梅朵》《民族》《仁卓》《贡嘎山》《白唇鹿》《青海文艺》和中国藏族网通、康巴传媒等杂志、报刊、网络。2014年,出版散文集《飘飞的雪花》荣获甘孜州优秀创作奖。2018年,散文《藏葵与狼》荣获第七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,2021年作品《守望家园》荣获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。目前,正着手《守望家园》系列作品创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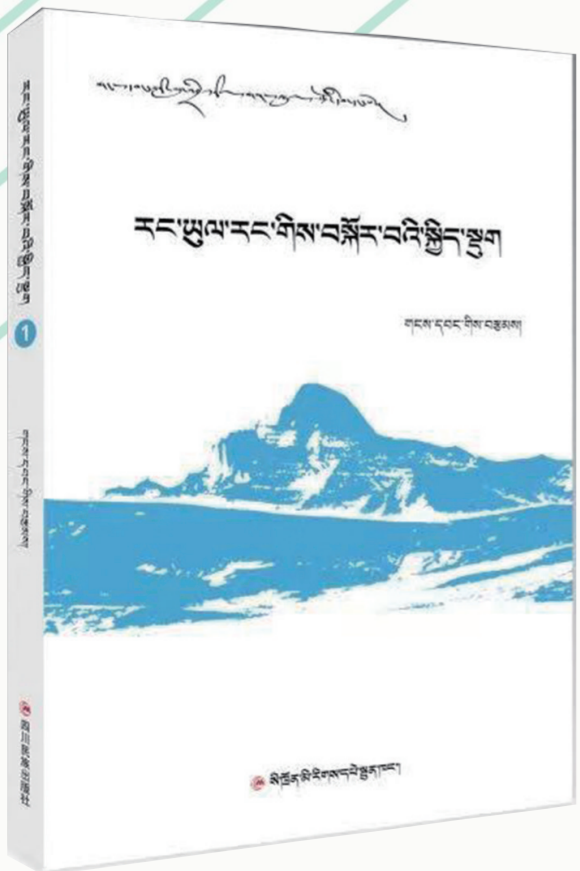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,我州中青年作家蓬勃成长,为甘孜文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。他们丰富的思想内涵、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中国文坛带来新的惊喜和独特的审美经验,日前,记者专访第八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获得者岗旺扎西,从他的经历和视角,了解了一位甘孜本土文学人的执着。



守望,在行走和记录之间

访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获得者岗旺扎西

◎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/文 扎西/图



记者: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文学写作的?最早激发你写作的灵感是什么?

岗旺扎西:早在学生时代,我就喜欢写作,但那时候产出的东西很少。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老师,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学生身上,也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写作。再后来,我到了甘孜日报社工作,因为工作性质常和文字打交道,加上接触基层的时间多了,我慢慢拾起文学写作,在将近40岁左右时,开始了真正的文学创作。我主要写文化散文。一直以来,

写作最多的都是文化散文。每一次写作,我的灵感都源自亲身感受,当我抵达现场,开始倾听和感受,灵感就会袭来。曾经,我的恩师寄予我厚望,希望我多走走、多看看,好好了解藏族民间民俗文化,他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,于是开始文学创作后,我将更多的目光聚集在了这方面,可以说这方面也是我灵感来源的重要部分。

挥而就难度很大。写作中,我认为第一感很重要,在第一感的基础上反复修改打磨,最终呈现的东西才是自己想要的。我很享受“爬格子”的感觉,因此每次我都是先进行手写,再“转战”到电脑上。即便是写作前的笔记准备,我也会先写在本子上。

写作方式和写作习惯因人而异,

写作准备亦然。在我看来,写作准备中的重要一环是资料收集,这个过程中,我从不规划具体行程,也不关心在哪里吃饭,在哪里睡觉的事,只在乎有些书上的记录是否详实?有些传说中的遗址是否存在?期间,有一无所获的遗憾,有突然发现的惊喜,有亲身体悟的沉思,也有与志同道合者的惺惺相惜。

记者:您如何看待生活、职业与写作的关系?

岗旺扎西:写作在我生活中不可缺少,通过写作我找到了自信、温暖和存在感。在一次次写作中,我领悟到母语之美,尤其那种母性般流转的灵动之美是我的至爱,热爱母语就像爱着母亲,爱着自己的文化原乡,可

以说是爱锁住了美,是爱将美凝成了笔下流动的文字。工作赋予了我很多东西,如果没有从事媒体行业,我的文学创作可能还在原地踏步,所以感谢这份工作,感谢它让我明白了职业与写作的相辅相成。

记者:对您的文学创作最有影响力的古今中外文学人士有哪些?他们带给您哪些启发?

岗旺扎西:作为一名母语文学创作者,没有具体某个影响我的古今中外文学人士。为过语言文字关,我阅读的藏族传统文学多,这里面的语言文字很有表达力,为我进行母语写作奠定了基础。当然,文学创作仅有藏族传统文学是不够的,我最早接触的是汉语文学,也阅读过一些国内外文学名著,其中包括散文大家余秋雨的作品。目前我主要从事文化散文创作,藏族历史上文化散文名篇佳作很少,加上藏族文学理论中没有文化散文一说,能够让我借鉴的地方屈指可数。近段时间,一些藏族文学评论开始研究文化散文,这让我看

到了新的希望。文化散文首先是散文,它从基础层面说技术要求不是很高,但它对文字的精准表达和文化的内涵诠释要求很高。在我们周边,对过去、对现在和对将来都有重要作用的文化现象很多,包括文化古迹、历史伟人等,通过收集这些资料我写了很多东西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,写作文化散文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,要懂得历史文化、地理文化、宗教文化、民俗文化,甚至还要懂懂的古文化。总的说来,文化散文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,我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,否则写作中就会力不从心。

记者:写作带给您的收获有哪些?

岗旺扎西:写作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感到幸福。写得越多,我的内心越充实,就像先前所说,文化的博大、原乡的情结和母语之美,给予我的愉悦是文字所难以表白的。

我很享受写作的过程。我的每个文字都是走出来的,都带着泥土的气

息,将它们一一呈现的过程就是自我的再现。我的文学写作,主要在新闻工作者、文化研究者、思维辩论者三种视野下审视甘孜州的现实、历史而形成,接触文学写作前,我觉得文学是宣泄情感的方式,后来我发现文学的内涵和重量是独一无二的。

记者:您的下步写作打算是什么?

岗旺扎西:一路走来,我明白了藏族文化的底蕴在民间,需要我们将深入村村寨寨去行走和记录。要做到这一点,就要转变观念做好知识储备,要深入基层学习老百姓的

语言,让读者愿意看更记得住,未来我将继续开垦从生活中生长、田野中创作的沃土,继续把读书和行走结合起来,写出《守望家园》的系列作品。

记者:您的文学写作是一挥而就?反复修改?还是有其他写作方式?

岗旺扎西:多数时候都是反复修改。我写作的文化散文既有文学性,

又有历史性,既是虚构又是纪实的,可以说是多个个体的集合,要想一